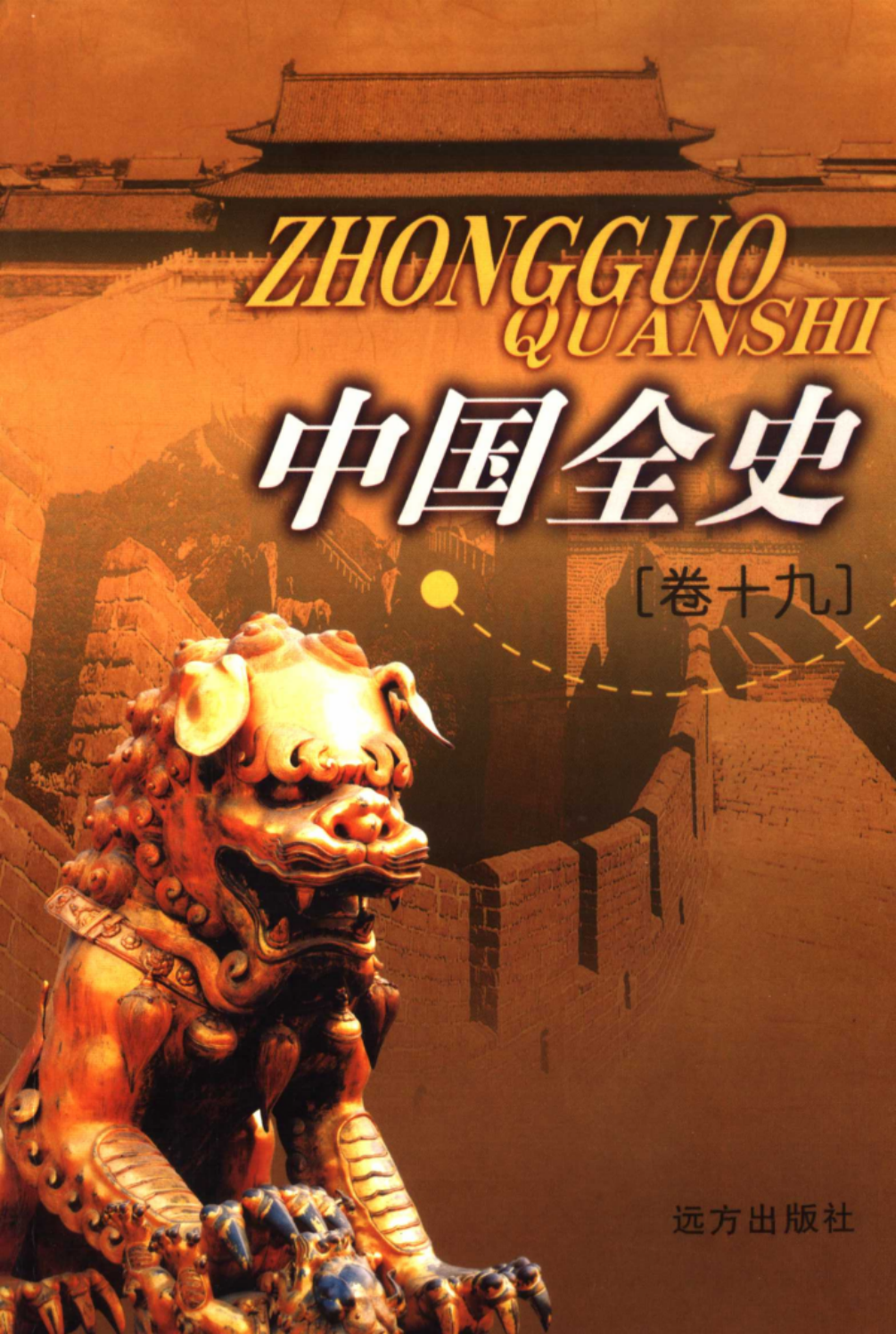




ZHONGGUO
QUANSHI

中国全史

[卷十九]

远方出版社

全案策划：大 地

封面设计：福瑞来



ISBN 7-80595-975-7



9 787805 959757 >

ISBN 7-80595-975-7/K·27

全套定价：1280.00元（全48卷）

中国全史

主编
程思源

野史 卷十九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丽娟

中国全史(野史卷)

主 编:程思源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01001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三河市德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4900 千字

印 张:338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套

标准书号:ISBN 7-80595-975-7/K·27

定 价:1280.00 元(全 48 卷)

王皇后

据史料记载，王氏宗族，发家于汉宣帝时代。汉宣帝时，太子所宠幸的妃子司马良娣因病而死。临死前，她紧紧地拉着太子的手，哀伤地说：“臣妾我不是死于天命，而是被其他的嫔妃贵人用‘巫蛊’害死的。”“巫蛊”，是汉代流行的一种迷信活动。据说是用巫术诅咒及用木偶人埋在地下，可以害人，称为“巫蛊”。汉武帝晚年多病，他便怀疑是左右的人巫蛊所致。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孙贺被人告发用巫术诅咒，和在驰道埋木偶，犯了巫蛊罪，因而罪死狱中。可见统治当局对它是何等迷信和重视。汉武帝还专门派大臣江充率胡巫四出追查巫蛊，被害者前后数万人。后来，江充还诬陷太子宫中埋有木偶人，太子非常害怕，便杀了江充和那些胡巫，并且发兵抗拒，激战五日，死者数万人。后来太子兵败自杀。所以，当司马良娣向宣帝的太子说自己的死，是周围的嫔妃贵人用巫蛊所害的时候，太子便相信了。但司马良娣和太子都找不到证据。司马良娣死后，太子就迁怒于其他的嫔妃贵人，再也不喜欢她们，也不愿意见她们了。

宣帝和皇后见太子整天闷闷不乐，郁郁寡欢，讨厌见到他宫中的嫔妃贵人，就只好顺着太子的意思办，由皇后从后宫里挑选几个平常百姓家来的宫女——“家人子”，去侍奉太子。王氏的祖母王政君便在其中，她是五个“家人子”中的一个。王政君是王禁的女儿，王莽的姑母。自幼读经史，学鼓琴，生得温顺端庄，也还漂亮。王禁是宣帝时的廷尉史。他曾打算把女儿王政君送给东平王为姬。还未送去，东平王便死了。后来，王政君的哥哥王凤便把妹妹王政君送到了宣帝宫中做“家人子”。宣帝和皇

后商量好了之后，便在一天上朝的时候，由皇后把挑选出来的五名“家人子”带来，让太子从中挑选。皇后问太子：“喜欢哪一个？”太子一看，没有一个是他看得上眼的。但又不好意思让母亲皇后失望，于是就随便应了一声：“就那个姑娘还可以。”他随意指的那一个姑娘，正好是王政君。当时，王政君坐得离太子最近，又唯独她一个人穿着绛红色镶了花边的衣裙，相比之下，显眼一些，皇后便以为太子指定了她。于是，立刻让人送王政君到太子宫中侍奉太子。不久，王政君怀了孕，后来生下了一个儿子。宣帝十分高兴。他好不容易盼来一个孙子。他亲自给这个刚出生的小孙子取名叫骞，“骏马”的意思。他希望他的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孙子将来像匹骏马，奔腾在汉王朝各个帝王的前面。等他稍稍长大一点之后，宣帝便常常将他带在自己身边。这就是后来的成帝。是汉代王朝历史上，外戚专权最厉害的时期。

宣帝死后，太子继位，是为元帝。元帝立刘骞为太子，立刘骞的母亲王政君为婕妤，三天之后，又越过“昭仪”这一级，立为皇后。元帝死后，太子刘骞继位，是为成帝。尊母皇为皇太后，封舅父王凤为大将军。王氏宗族专权、兴旺发达，便是从王凤开始的。成帝即位不到两年，就在同一天封了除王凤以外的五位舅舅为侯。即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江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王政君的同母弟弟王曼因死得早，没赶上封侯，后来就追封为新都侯，由王曼的儿子王莽承袭爵位。于是“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宦满朝廷。”整个朝中大权，全由王氏家族分别把持。弄得成帝也不高兴，但碍于母亲皇太后，不能发作。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司隶校尉解光上书弹劾王氏当权者中的王根和王况叔侄两人。王莽先得知信息，便忙主动请求辞职，成

帝也就顺水推舟照准了。这才逃脱一次“大清洗”。解光的奏章所列举的王氏叔侄的罪行是“三世据权，五将秉政”，“臧累巨万，纵横恣意”，说他们长期把持要害部门，贪污受贿，无法无天。又“蔽上壅下，内塞王路，外交藩臣，骄奢僭上，坏乱制度。”“瞞上压下，蒙蔽皇上，勾结藩镇大臣，目无法纪。”一句话：“背臣子义”，“无人臣礼”。于是，成帝便罢免了一批王氏家族中为恶最烈的分子。

成帝死后，皇太后因成帝无子，便立中山王的后代来继承皇位，是为平帝；又召王莽回到朝廷中来，封为大司马。平帝即位时才九岁，便由成帝的母亲，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称制。这时，王政君已是耄耋之年，大权实际掌握在大司马王莽手中。

王莽为了进一步执掌朝政，以达到篡夺皇位的目的，便开始了周密的谋划，进行阴谋活动。他步步为营，第一步，是不让平帝刘箕子的生母卫姬到朝廷里来，用隔绝母子之情的办法，切断外戚卫氏专权的路径。王莽有个儿子，叫王宇。王宇自幼熟读史书，明白大义。又亲身经历了一次王氏宗室受清洗的挫折，虽然自己家没有受到很大打击，但他的叔祖父和堂叔们受的惩罚，他或是亲眼所见，或是耳有所闻，所以，虽是王氏家族的后代，对自己家族专权于朝廷，骄横于内外，也是心怀不满的。因此，他见父亲想不让卫姬和卫氏家族入朝，觉得太不合常理，不近人情。便暗地里劝平帝的母亲卫姬向她儿子平帝上书，以平帝年幼，还只九岁，需要照顾饮食起居为理由，请求准许入朝。卫姬的上书自然是落在王莽手中了。于是王莽便代平帝起草了一封诏书，大讲古代的礼法制度，说什么一旦儿子过继给了别人，就应该与生父母断绝关系。又说定陶共王傅太后就是由于儿子被征召到皇宫中当了皇帝，她就要当皇太后，结果，“居非其制，称非

其号”，住在了按礼节制度不该她住的地方，戴上了不该她戴的皇太后的桂冠，死了之后，供奉她的神位的庙宇便被天火烧了。这是因为“皇天震怒，火烧其殿。”以此恐吓卫姬，也是暗示卫姬，不要妄想到朝廷中来染指朝政，还是安心在中山（今河北定县）呆着吧。既不要妄想乘机回到京师来，更不用做当太后的梦。王莽还软硬兼施，恩威并举。在用诏书暗示和威胁之后，又安抚卫姬，给她增加了七千户的封邑，还赏赐黄金一百斤。

王莽的儿子王宇得知后，更进一步明了了父亲的险恶用心。他很耽心，父亲这样贪心，总有一天，王氏家族要遭到汉王朝历史上的那些专权的外戚一样的悲惨结局，要被诛灭九族的。于是他决心尽力去阻遏父亲实现他的权欲野心。他便亲笔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往中山王太后卫姬宫中去。没料想，王宇的这封信落到了父亲王莽手中。王莽大怒。他没有料到，儿子竟然反对他，给他制造障碍。为了实现自己篡位夺权的野心，被权欲之火烧得正旺的王莽竟残忍地、惨无人性地派人捕捉了自己的儿子，并立即秘密杀害了。

王莽夺权篡位的第一步阴谋实现后，便立即开始迈出第二步：排除朝中妨碍自己专权的大臣。江阳侯王立、平阿侯王仁，是王莽的叔父和堂弟。王莽见这两位亲戚“素刚直，莽内惧之”，他怕他的这两位亲戚不赞同他夺权篡位，便暗中指使另外的大臣诬告他们有罪，把他们遣送回各自的封地，后来又派使者去逼迫他们自杀。

第三步：在逼迫叔叔和堂弟自杀之后的第二年，他便让自己的女儿王氏为平帝的皇后。当时，平帝才十二岁，王氏十三岁。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名正言顺地当上皇后，以便自己进一步跳到姑母太皇太后王政君前边去统揽朝政大权，他还假惺惺地为平帝举

行选皇后的仪式。他先暗示朝中大臣，“令称己功德”，为他歌功颂德；“又内媚事旁侧长御以下，赂遣以千万数”。用千万数的巨金贿赂宫中上下官吏。还讨好太皇太后，封太皇太后的姊妹君侠为广恩君，君力为广惠君，君弟为广施君。于是她们便“日夜共誉莽”，称颂王莽。他知道王政君年纪大了，常居深宫，想出去游玩，便投其所好，“乃令太后四时车驾巡狩四郊，接见孤寡贞妇”，满足老妇人的惜贫爱老的天性。

王莽的女儿王氏入宫时，年十三。她对于王莽这一切所作所为也深感不安和不满。尤其是她最敬爱的哥哥王宇被父亲活活杀死，使她既悲伤又恐惧。父亲要她去当平帝的皇后，她当然明白父亲的居心。但她不敢违拗。因为她懂得，父亲连她哥哥都能残忍至极地杀害，她一个女孩，父亲不是更下得了手么？她只是天真地想：进宫后，好好扶佐皇上。她同她哥哥一样，为王氏家族的前途着想，不能让父亲这样下去，不能让王氏家族遭受灭顶之灾。进宫一看，平帝身体不好。原来平帝生下来后便患有“肝厥症”，说不定哪一天会死掉。于是，王皇后整日十分愁苦。小时候，哥哥爱她、关心她这个小妹妹，常带她到处去游玩。哥哥长她十二岁，兄妹俩一道读书时，哥哥既是她的“同学”，又是她的老师。她是那样地爱他，又是那样地尊敬他。爱他的善良和霭，尊敬他的学识渊博和为人正直。哥哥被杀后，她是那样的悲哀，再没有人关爱她了；再没有人同她作心的交流了。在寂寞痛苦和恐惧中，她整整生活了三个月。三个月的时间不能算长，但对她来说，这三个月该是多么漫长，多么难熬啊！她常做恶梦，梦见哥哥浑身鲜血淋淋，没有头，却在说话，在告诉她，一定要想法救王氏宗族。进宫后，她很快便又有了可交流的人了，那便是小他一岁的她的丈夫，皇上刘箕子。她常对皇上丈夫说笑：我

们是一对患难夫妻。因为平帝很想念母亲卫姬；也怀念那位有着传奇经历、“立身挡熊”的祖母冯媛冯昭仪。虽然他记不得她是什么模样，但母亲自小便告诉了他，祖母最疼爱他了。他一生下来便天生的患有肝厥症，祖母怕母亲抚育孩子没有经验，便亲自抚养他，呵护他。为了治好他的病，祖母是熬尽了心血。病急乱投医，为他去求神拜佛，结果遭到诬陷，被以巫蛊罪而逼得自杀了。皇后也讲了她的经历，哥哥的惨死，自己如焚的愁心。于是，两人很快成为知心知己。这给了王氏许多安慰，也给了她一线希望：好好侍奉皇上，长大了临朝称制，庶几王氏宗族有救，也可告慰惨死九泉的哥哥。

平帝在位一年，就因肝厥症——先天性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了。这使王莽去掉了一块心病。于是他加紧安排篡位夺权的阴谋。先是立宣帝的玄孙广戚侯的儿子刘婴为帝。刘婴才两岁，不用说，全由他这个皇帝的外祖父摆布了。刘婴即位，王氏即为皇太后，时年十四岁。王莽自封为安汉侯。他以周公自许，就像当年周武王的弟弟姬旦那样，在周武王死后，全心全意地扶佐哥哥的儿子，他的侄儿，王位的继承人周成王。他自立为“摄皇帝”，“改元称制”。

王莽“改元称制”后，遭到了刘氏宗族安众侯刘崇和东郡太守翟义等的反对。他们起兵要来讨伐王莽。王莽干脆撕下假面具，自立为真皇帝，改国号为“新”。

王莽称帝后，为了使它一切方面都顺理成章，不留痕迹，便封皇太后为公主——因为是真皇帝王莽的女儿。并准备让女儿再嫁。

此时，平帝皇后的一线希望也熄灭了。绝望之后，她便称病不上朝。王莽知道女儿和儿子是一样，反对他篡位夺权的。便想

彻底地断绝她阻遏自己的念头，让她早些嫁出去。于是，借给王氏治病的名义，让立国将军成新公孙建的儿子孙豫整装修容一番，带着御医去宫中探视问候。孙豫因是奉真皇帝王莽的密令去的，便很不礼貌的闯了进去。吓得宫女们急忙进去禀报。王氏自幼聪明机警，听说是成新公孙建的儿子孙豫陪同御医来的，心中便明白了父亲的用心，很是生气。便大发脾气地用鞭子抽打身边的宫女仆从，责问她们为什么随便放人进来。弄得孙豫十分尴尬地溜走了。王莽知道后，也明白女儿的用意，便也不敢太过分地勉强女儿了。他知道，女儿和儿子一样执拗。再说，他已经亲手杀死了儿子，为篡位夺权，付出了极昂贵的代价，他不能再失掉女儿。何况他的篡位夺权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于是，他便对外宣布他的女儿志在守节，为平帝守寡。

王氏知道后，便完全灰心丧气了。她只有等待命运的安排。经过这一场闹剧之后，她真的病了——气病了。

就在这种没有希望，没有交流，十分孤独，极度寂寞，如同在坟墓中的生活里，王氏度过了十五年。她的青春年华就这样一点点地耗去了。一天，宫女给她梳头，忽然发现一丝白头发，惊叫了起来。王氏忙问惊叫什么，宫女见瞒不过，便将手指中夹着的那根白头发给了她。看着那一丝白发，竟然呆住了。她才三十二岁呀，怎么就老了呢？平帝死后，这十七年，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啊！她自己都不敢往回去想。

公元23年，各地的农民不堪忍受王莽的暴政，爆发了由新市（今湖北京山县）人王匡、王凤组织荆州饥民的武装起义。紧接着，各地王侯也举兵声讨王莽的不义。同年十月，义军攻入长安，直逼皇宫。喊声震天动地，一阵接一阵：“反贼王莽，赶快出来投降！”但是，宫门紧闭，无人应声。义军群情愤怒，便点

燃火把，投入宫墙内。那天，正刮大风，于是，宫内立时成了一片火海，火势冲天。

当火势蔓延到后宫时，后宫立时一片慌乱。平帝王皇后站在宫门口，望着扑面而来的熊熊烈火，泪流满面。她心想，这就是老天的报应呀！接着顿生一念，哭着说道：“我还有什么面目，再见西汉王朝皇家宗室呀！”说着，纵身跳入烈火之中，宫女们虽奋力抢救，却是来不及了。只听到一声长长的惨叫，大火便盖了过来，盖住了平帝王皇后的身影。为父亲王莽的可怕的权位欲望，可怜的王氏，付出了终身的幸福，和她那最宝贵的生命。

义军烧毁了未央宫，野心家王莽也死在义军的乱刀之下。

王昭君

公元前 33 年，王昭君远离故国家乡父母，至匈奴。虽思念父母，但“捐躯报主，何敢自怜”。后又从胡俗，改嫁新单于。先后生有一儿二女。在匈奴生活近四十年，使汉匈两族间“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死后，被葬于归化（今内蒙呼和浩特）城南，其墓称为“青冢”。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北部匈奴常侵扰边关。为此，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便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修筑起万里长城来防御。秦亡之后，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统一了中国。这时，北部边关仍经常受到匈奴的骚扰。一次，汉高祖曾率大军去平定匈奴，却反被匈奴军队围困在平城地方长达七天，汉朝派出援军才解了围困，救出了汉高祖。这之后，西汉朝廷便采纳了刘敬的“和亲”政策，并作为一项国策，以与西部和北部少数民族实行政治联姻，从而使西部与北部边境得以安定，并从而促进了汉民

族与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和共同发展。从此，这一政策便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实施有效的重要国策，并从而敷衍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的历史故事来。

“自有千秋在”的王昭君，便是实施“和亲”政策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

秭归是湖北西部山区的一个偏远小县。这里山水秀丽，景色宜人，民风淳朴。王嫱出生的那个小山村，依山傍水，更是风光如画，风景诱人。村前那条缓缓流淌的清清的小溪，是少女王嫱常去漂洗衣裙的地方，名香溪。因此，王嫱为后妃之后，又被称为“香妃”。到了晋代，王昭君这个名字，因为要避皇帝司马昭的讳，便被称为明君或明妃。

王嫱的父亲王穰，是一个多才之士，生性不爱做官，只愿享受平民百姓的自在平凡的生活。母亲料理家政，贤惠贞淑。夫妇二人，恩恩爱爱，远近皆闻其名。他们先生有一女王嫱，自幼聪颖活泼，夫妇二人视若掌上明珠，宠爱有加。稍大，即由父亲专门悉心教诲和培养。王嫱六岁开始读书识字，不但天资聪慧，常常能过目成诵，而且特别好学。在父亲的全心教授下，进步飞快。不足十岁，即能吟诗作文，常使父亲的友人或门生惊叹不已。他们感慨王嫱不是男子，否则，定会成国家社稷栋梁之才。王嫱的父亲则颇不以为然。每逢此时，王嫱的父亲总要抚摸着小王嫱的发辫，骄傲自豪地反驳说：谁能料定我们的小嫱嫱将来不能为国出力，为君王分忧呢？！父母对她的宠爱，不亚于，或者甚至可以说超过了她的弟弟。当然，王嫱也很爱护她的那个活泼可爱和听话懂事的小弟弟。

王嫱天生丽质，自幼又得父亲精心教授诗书礼仪，还能常与父亲的门生或友人研讨切磋，炎黄文化便潜移默化地注入她那小

小的稚嫩纯洁的心灵，陶冶了她端庄贤淑的品性。十五岁时，她以才貌双全、文品兼优而传遍全县，达于州府。于是，一时间，上门求亲者，从豪门到巨富，络绎不绝，都快要把王家的门槛给踏平了。但王孀的父母并不为之所动。他们对爱女的婚事非常看重，也因之非常慎重，决不想轻易应允张家或李家，也决不愿意违拗爱女的心愿。于是，王孀的婚事便被拖延下来。在古代，女孩子十五岁出嫁是被看作是符合常理常规的事。而十四、五岁的女孩子没有定下亲事反倒要遭人议论的。同一般女孩子不一样，王孀心性甚高，婚姻是终身大事，决不肯随俗。何况她觉得自己年纪尚幼，又还正倾心于诗词歌赋，婚姻大事是用不着性急的。

不料，两年之后，到了王孀十七岁时，发生了一个大变故，这个大变故改变了王孀的命运。对于这次变故给王孀的影响，明代一位诗人黄幼藻写有这样两句诗：“早知身被丹青误，但嫁巫山百姓家”。巫山，是长江三峡著名的风景区之一，也是王孀的家乡。明代诗人的这两句诗，当然是站在他的立场，对距他千年之久的王孀的心事的一种推测。不过，这个变故改变了王孀的命运却是历史事实。被这个变故改变了的王孀的命运，是喜是忧，是祸是福，历朝历代，评说不一。改变了王孀命运的大变故是汉元帝的征选宫女。十七岁的王孀，正值豆蔻年华，本来就天生丽质，这时更出落得亭亭玉立，如花似玉，清纯雅丽，美丽绝伦。加上惊人的聪慧与才学，早已远近闻名。于是一下子便被州府负责征选宫女的官员以最优的“良家女”征选上了。在当时，一般人眼里，能被征选为宫女，是被看作家族的幸事，个人的福分的。因为宫女再向上跨一步便是嫔妃。但王孀和她的父母亲却被这一事变惊吓呆了。在荣华富贵与亲情之间，这一家人更看重亲情。现在，面对这一事变，父母割舍不下爱女，爱女也不愿离开

父母；在她内心里，曾谋划过将来如何报答年过半百的父母养育之恩，也谋划过作为长女，如何呵护关爱年幼的弟弟。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一家人张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上命何敢违！最后，还是王嫱以大义好言劝慰两位老人。她一面絮絮地述说着，自古女子总要出嫁，哪有长留在家这样的常理，一面暗暗垂泪，准备入宫。待诸事停妥，便满含着生离死别的痛苦的泪水，随征选的其她女子和官员进了汉元帝宫中，成了汉元帝刘爽的千百个宫女中的一个。

在汉代，皇帝征选的宫女很多，皇帝要挑选宫女作嫔妃，一个一个的认，当然认不过来，于是，便让画师先给宫女们画像，然后，“按图召幸”，挑选最漂亮的宫女作嫔妃。于是，宫女的画像便变得十分重要了；给宫女画像的画师的地位也十分显要了。当时，汉元帝宫内技艺最高，也是最有名的画师叫毛延寿，他给宫女画的像真称得上是俏妙逼真，栩栩如生。真可谓技艺超群。但他又是一个金钱欲望极强的人，一个十足的贪心的画师。在等待画像的宫女中，毛延寿惊于王嫱的美丽，更贪图王嫱用金银财宝贿赂他。对于他，这样的绝色天香大美人，不正是得到最多贿赂的绝好机会么？！对于他，宫女们谁多一分美色，他便可以多获得一份财宝。可是，王嫱呢，父母的教诲，家庭的濡染，使她自幼便成了一个品行端庄，绝不愿行小人之所行，绝不愿作丝毫之苟且的女子。尽管毛延寿一而再，再而三地暗示，王嫱的美貌只有他高超的画技才能画得下来，所以，她这张画像应值万金。王嫱虽也早已领悟毛延寿这是在敲诈，在索要巨额贿金。也并非她王嫱拿不出这份巨额贿金，但她内心里却十分的不愿意，甚至是十分的反感。她不愿随俗——因为别的宫女都送了贿赂。王嫱不愿玷污自己的品行。于是，她先是佯装不懂毛延寿的话的意

思。当毛延寿让一名太监直截了当地向王嫱索要贿赂时，王嫱再也忍不住内心的厌恶和愤怒，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可是，毛延寿怀恨在心，便暗暗地把王嫱的像画得比本人丑多了。这样，害得王嫱“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王嫱深受委屈，怨忿难平。但对毛延寿这种贪鄙小人，她王嫱一个幽居深宫的女子，除了自己怨忿之外，却又怎能奈何得了他？！

公元前68年，匈奴内乱，五单于争位。其中一位名叫呼韩邪的单于，在汉王朝的帮助下，统一了匈奴。于是，这位呼韩邪单于与汉室和好，并于公元前33年，向汉元帝主持的王室求婚——求汉宫女作“阏氏”——王后。汉元帝继续奉行“和亲”政策，应允赏赐匈奴单于五名宫女。消息传至宫中，因毛延寿的刁难而备受委屈、怨忿不平的王嫱，便愤而向元帝请求，自愿往匈奴和亲。汉元帝看了王嫱等五名待选送匈奴的宫女的画像，见她们均长得一般，便下旨以这五名宫女赐给呼韩邪单于。待至王嫱等五名宫女启行，汉元帝一眼便见显然是鹤立鸡群的王嫱原来生得美丽绝伦，真是倾城倾国，便顿生悔意。但一国之君，一言已出，又不便失信，只有眼睁睁地目送王嫱怀抱琵琶，登上马车出关去了。送走王嫱，元帝心中仍懊悔了好几天，一直宁静不下来。据说，元帝为了强使自己的心绪长久地宁静下来，便改定王嫱去匈奴和亲的这一年为“竟宁元年”。还说汉元帝改这个年号是为了求得汉王朝天下永久安宁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托词。

王嫱嫁到匈奴后，住穹庐，食畜肉，饮乳酪，生活很不习惯，加上语言不通，一个青年女子，处异国他乡，孑然一身，处境的艰难，亦如她所记述的：“离宫绝旷，身体摧残。志念抑沉，不得颀颀。”她后悔不该因怨忿而贸然提出自愿来匈奴的请求。她日日夜夜思念故乡，思念两鬓染霜的父母和稚气犹未脱去的幼

弟。思念至极，有时难以自己。有一天，她想轻生。可当她摸着自己的发髻，想剪下一绺好嘱人寄送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留下作纪念时，忽地忆起儿时父亲抚摸自己的发辫，不无自豪地说过的那句话：谁能料定我们的小嫱嫱将来不能为国出力，为君王分忧呢？！她立刻冷静下来，打消了自戕的念头。自此以后，她虽也常常独自一人，伫立草原高丘，遥望南天，默默垂泪，悲怆难抑。但另一种更加巨大的力量却在支撑着她的心。这种支撑力恰如她在给汉元帝上书时书中所写的：“诚得捐躯报主，何敢自怜”。是的，教诲在耳，重任在身，哪敢只顾个人的思念与不惯呢？她对汉王室，对汉元帝的惟一请求，只是希望自己留在山野家乡的老父老母和幼小的弟弟能得到一些照顾：“有父有弟，惟陛下少怜之。”

汉元帝得到王嫱从匈奴送来的上书后，不但又勾起对王嫱的美貌的忆念，更为王嫱上书中所显示出来的王嫱的才学人品，特别是那句“捐躯报主，何敢自怜”，贤惠与深明大义的高尚品德所深深感动。元帝又一次的后悔了。这一次的后悔中，还恨画师毛延寿的欺君罔上，便下令杀掉了毛延寿，还下令将毛延寿的尸首弃之于市以警戒天下的贪欲无度者。但对于王嫱来说，这已无济于事了。宋代诗人欧阳修对这件事还曾作诗曰：“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不过，元帝还下旨，令南郡太守按王嫱的请求，照顾怜惜王嫱的老父幼弟，算是可以聊慰王嫱之心了。

和亲的五位宫女中，王嫱因为美貌出众，又加上贤惠有才，便深得呼韩邪单于的宠爱，封为“宁胡阏氏”。阏氏，是匈奴的王后；宁胡者，意思是匈奴得了王嫱，部族便安宁了。

王嫱在匈奴一年之后，生下一个儿子，取胡名伊屠智牙师。